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〇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 本册目次

朱子語類(二)

宋 黎靖德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光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鈺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孟子一

題辭

陳文言孟子趙岐所注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

東漢文章皆如此卓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二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

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

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

事要合宜 附錄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

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一

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賀孫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說

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賀孫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一

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

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

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

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

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在其中心之

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

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

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四

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

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

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

只這刀便是義

時舉錄  
畧別出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

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

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

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時舉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側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

有這制心自是  
有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

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

利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為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

義者利之和也謨○  
集義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五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

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

說寡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

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文蔚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兼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題詞  
卷五十一

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熬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伯羽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殺鰓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履孫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其仁之術也振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題詞  
卷五十一

之殺鰓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

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植。時  
舉錄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鰓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



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其體則無限量言其

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

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廣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

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

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

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

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

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方是

德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九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為甚嚴至於顧鴻雁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為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故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溫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

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設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  
集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

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誤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

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

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譏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慤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慤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時舉錄作者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欽定四庫全書 宋子語類 卷五十一

孟子只是說大概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偽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

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欽定四庫全書 宋子語類 卷五十一

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節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

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  
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

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

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

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乎手足上損傷

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淳。寓錄同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

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一

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

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

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弑君子弑

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

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

理若此等乃是絕害天理了義剛錄云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

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於此之丹書愈勝敬者滅即臂踰東家牆底便是絕滅天理

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

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

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淳。義剛錄同

### 為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

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

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

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一

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

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公平生不

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

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

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

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



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渚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為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子語類  
卷五十一

十六

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

記此一段却是

個。此條有誤當從春秋解後序

居之間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

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

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

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

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

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

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錄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子語類  
卷五十一

十七

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

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

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

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

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

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時舉

###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

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踈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

賀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一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  
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  
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去陽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二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  
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 樂毅統六國  
之師長驅入

齊○  
蓋卿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  
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閔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揚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言由此

可以行霸王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

動心 德明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

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

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

王當甚閒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

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五十二

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

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

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文蔚

先生問趙參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畧見得分明曰公

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

怯懾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

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

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



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  
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  
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而俯不忤趙又問  
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  
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  
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  
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  
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不動心一段

更着仔細去着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  
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  
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  
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且不動心章答

云云

先生曰公孫且

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  
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  
心公孫且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

有於是又舉北宮黜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  
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  
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  
若仰不愧俯不忤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  
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且又問孟子所以  
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且只承孟子之言便  
且問浩然之氣賀孫

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  
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  
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麓法或強

制不動

金錄作隨身不能不動

不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錄作不能不

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

如北宮黜之勇

一作養勇

否曰然

謨○去偽同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

問祖

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德明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德明

問集注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

儒用錄云此因孟子說處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五

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

處閔祖錄云便見得他又把孟子北宮黝來比便見

他篤信聖人處夔孫。儒用錄云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閔祖畧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

曰此孟施舍識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

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

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去偽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

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

畏三軍者爾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去偽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

下文詳之閔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側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六

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

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

子就理上做工夫淳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

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

者約耳謨。去偽同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

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自脩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

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

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

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

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二

七

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

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

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

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

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

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

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

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

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

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

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

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

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語類  
卷五十二

二

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

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

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

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

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說淫邪遁之辭方為有

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

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  
今人之言皆是○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